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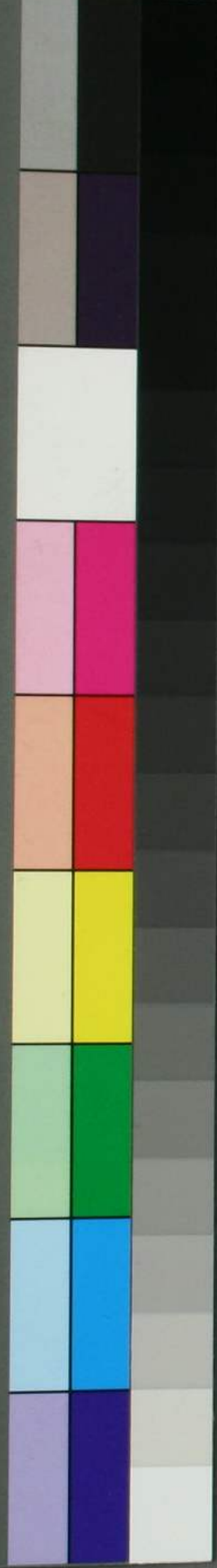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C

Y

M

Kodak
LICENSED PRODUCT



函館繁昌記

高須墨浦著

前

76
3199
1



70
3199
1

高須屋浦著

函館繁昌記

函館

夢香樓藏版

錦雲樓史題

瑞煙

甲申之春

種

種

種



蔗齋

華年

興
鼓

小舟題



公園地場小揚州此處素華冠世取極
是多情偏弄珠花皆細法美依樓新編
淡隨美人淚素白時亭才子能演海西
山雨學神靈丹青個一名流
風月平章風所任裁雲絕露字如金鈔
詞或是在於古慧業其期無干今寄爰
遍守然錦裏智考學暖渡唐安著書新



定海書院君是當年文海心
明治十七年一月於香港臥牛山蘇之
字部船中

友人級軒居士毛受天真題



函館繁昌記序
作為文章以頌揚

聖代之美德賦詠詩歌以歌以
太平之餘澤則我輩文士之
事也余夙志於文學而有烟霞
泉石之癖足跡之所及耳目之所

觸名境勝區媚山的水未嘗不記
焉夫面館北海道之一大咽喉也山
水秀麗市街繁庶賈舶四集洋
館壯宏而四時物華六自成奇觀
焉於戲前自狐狸豺狼之巢窟
此為酒綠燈紅之熱鬧地

聖世之德化豈不偉哉茲歲癸
未二月余有事東航此地遂留焉
因泛劇于官人韻士之間或飲于歌
妓舞姬之筵暇得觀其風似人情
乃謂既之如此勝地而未有鳴
風物者豈非可憾耶是余之所

國朝無異言
前
以有記也而余素不文而記其所
耳目者固不免唐突鹵莽之謗
也然至於頌揚

聖代之美德歌吹太平之餘
淳則不敢後于恒人若夫鑛
山之脈絡土壤之肥瘠與物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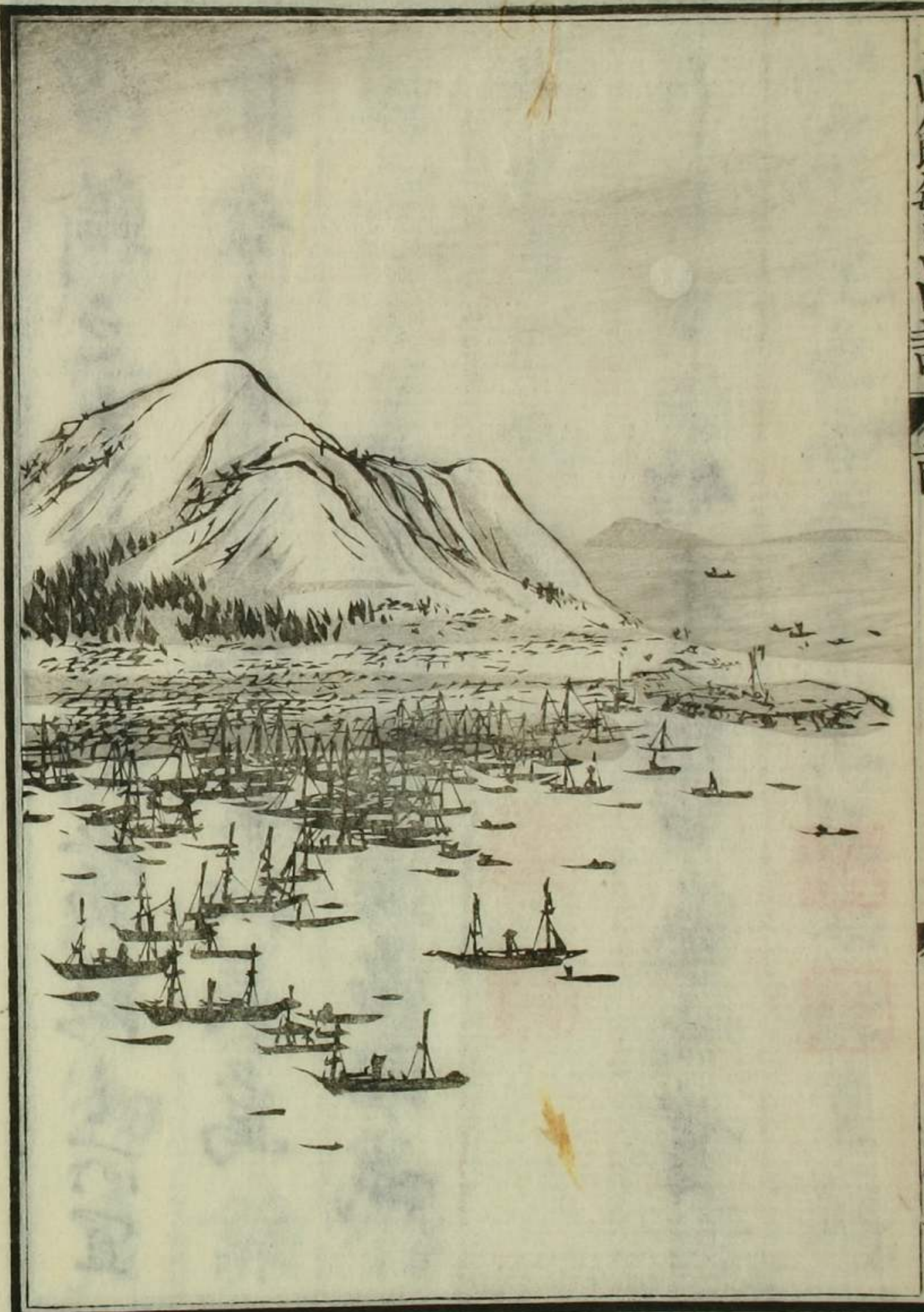
漕輸之大計則當路之所宜
察者自有其人而余何與焉

墨浦高須治助識



竹香榭口教之書





函
全
國
灣
清
墨
清
羽
雅
神
元
若
若



前篇

公園

博物館

協同館

種樹師

一丁

藝妓

七丁

谷地頭溫泉

十二丁

割烹店

書畫會
圍碁會

漁民協議
忘年會

十五丁

後篇

西洋料理

一丁

私窩賣淫

三丁

勸工場

六丁

娼廓

雜詠

八丁

女紅場

十四丁

風土一斑

市街雜錄

十七丁

函館繁昌記前編

函館之為地斗出于海中成一大灣位渡島南三面

皆山曰函館山又稱卧牛山以其容似偃牛也灣一

稱巴港以為巴字狀也戶數七千有餘人口三萬二

千有餘治廳在于元街所管七郡山嶽尤多東有大

川惠駒三嶽西有知内仙見二嶽北有黑嶽登樓四

顧峯峦層疊積雪與天日相輝映如倒懸銀盤然夏

時新晴雲烟絕跡則青螺翠髻凝秀眉呈嬌姿恰似

美人粧罷而歛容而下則紫瀾浩蕩布帆孕風瀛煙

函館繁昌記前編

颺空海禽沙鳥悠悠飛翔于水面其風景清靜真有可愛可賞者矣若夫疾風捲海怒浪蹴天雲烟吞吐氣象幻恠良有可畏可愕者矣此巴港之大觀也

公園

附博物館協同館種樹師

周文之園方七十里與民偕樂之是能樂者也園廣矣不與衆共遊不樂苑大矣不與衆共觀則不快是所以有公園之設也

函館公園今縣令時任君之所稟朝廷而創初時在明治十一年某月也地依山臨海廣袤凡四万步面海開一大門可以出入爲園中丘塢高低磴徑成畫

滿地種結縷艸整然可觀而桃李梅櫻松杉檜栢繡錯其間爲園之中央豎一大石燈矮松繞焉其外環種結縷草爲扇面狀

有一渠焉烹飪店淺田樓主所起上架小石小石磊落奇崑砒立老松偃蹇於其上太有風致獨憾無一滴水耳乃知有山無水則風物不生動也
簷宇翼然而聖者博物館也自禽獸鱗介至草木玉石蔬穀布帛器用凡益人智新耳目者莫不萃列焉噫誠物產之無盡藏哉其怪奇絕特而珍異使人一瞥驚嘆焉軀幹長大眼睜細小而脩角垂額者海馬

也目皆盡裂晴光炯々露齒牙勢欲咬人者老豺也
山鹿則赤褐色而斑々焉獅子則鉄額鋸牙而猛威
赫々然若或一哮令人有山鳴樹震之想焉蛺蝶則
有紫翼有粉翅有白而斑駁絢縟奇麗粲然眩目其
他蜚蠊桑蚕蝸牛蜈蚣守宮之類不可勝數或剥皮
膚而被之于木或全身蘸之于火酒袖手而視深山
幽谷之鳥獸佇立而觀玄海大澤之魚鼈文化之民
何幸也

剝木為舟廣尺餘長丈餘中鑿三窠容三人聞蝦夷人乘
寫遠泛海而取鯨鯢獺獺風濤猛激毫不介意何其勇

悍也觸體成群懸于門牆鬼火青熒前後映帶是蝦
人住居之圖也聞蝦人殺熊斫其頭以揭之門
庭即是一熊伏又流血淋漓男女老幼團藥環座或
衣蜀氊或穿赤袍土器瓦盆以張盛宴是蝦人熊祭
之圖也聞蝦人殺熊必先縛之使伏地前陳盛饌令
之飽然後擊之熊死則聚衆置酒即是蝦俗童騃一
若斯乎

縱覽銀僅五厘而見所未嘗見知所未嘗知不亦太
廉乎

園之一方簷楹隱然雅潔幽邃是為協同館鳳駕北

巡之日館焉云館本為外賓設也公使着港也饗于此譯官發船也宴于此凡搢紳貴權以公事相見又於此富豪市民有所飲燕集議則請之于廳亦可得納若干錢借焉室內裝置繡檀牙牀素帷翠箔太有風致孰謂邦樣結構劣洋風耶

有一臺曰歡樂山上設連榻供遊客休憩登臨之美為巴港第一遠山戴雪遙嶂含嵐與夕照之明媚帆影之縹緲相映發一大活畫也或天宇朗霽穩波如席鷗鷺款々上下鏡面或春時萬山含笑百花呈媚酒旗之颭風遊人之拾翠皆在吟眼一望之中矣時靠

榻悠然吹烟未嘗不適然開暢也韻士騷人之觀乎山水而廣心志良有以也聞臺築造令躬親取役督工闔港民庶不擇男女少長不問士農工商自深閭阿娘以至絃妓娼婦相爭助役而后就云既成上下共俱樂之豈不美哉

臺之下有一大豎石長可二丈廣九尺許公園銘也文則太政官大書記官小牧君篆額則太政大臣三條公書則修史館監事巖谷君可謂三絕矣土豪渡邊某今井某等所創設云其旁有一碑鐫海山奇勝四大字舊開拓使長官黑田君所書又有一豎石開

拓使冲鷹艦長堀口君之碑也

地異南北而四序相懸絕東京賞花在陽春二月巴
港遊春在微暖五月東京之花木則逐次發巴港之
百卉則一齊綻故梅之幽妍櫻之鮮豔與桃之嬌紅
李之淡白可併賞焉六七月間則牡丹之富貴芍藥
之秀色芙蓉之幽麗菖蒲之婉淑又可兼觀焉

天氣晴朗風埃不起則家々人々試閑步于此有負
戴者有提携者有群聚者有成隊者有携歌行飲者有倚
榻吹烟者有歌者焉有吟者焉鬚髯髮々仰天而嘯
者英容歟碧眼炯々揚々濶步者獨人欵斜岸憤帽

袖手逍遙則佛魯之商賈欵雲髻卷曲長裾曳地徐
々步來則英領事之細君也頭戴華冠腰纏流蘇濯
如春柳則歐豪商之處女也官人行々捩鬚髯其容
矜々如權商步々吹卷其貌容々如兒童遊戲嗷
々喧嘩或遶樹攀堤或分隊角觝其樂陶々如雖風
雪凜烈之候亦可以忘胸中之憂鬱也公園之東曰
谷地頭多酒肆其尤者曰柳川亭曰淺田樓有溫泉
焉曰勝田若官人若富商凡遊于此園者不入柳川
則上于淺田不上淺田則浴于勝田雖小吏隸官亦
必就茶店櫻餅肆而憩焉蓋徒歸無興不啻無興恐

人指為秋風客也。古人有言洛陽盛衰，關天下盛衰。余亦將曰：公園之盛衰，乃關巴港之盛衰。有一碑淺田樓主人所建，題任所適之三大字，上穿一圓穴，嵌兩眼於此，以望其樓。庭宇門牆宛在目前，風趣亦佳。蓋公園之至于壯麗，主人與有力云。或曰：主人意未嘗不佳也。然專以營私利而已。余以為不然。抑烹飪家為志在于多，致賓客故，美其酒，甘其食，廣其堂，大其園，以務副客意。而其來不來，則在彼而不在於我也。今主人之意何在？于專營私利。縱使主人營私利，亦不可深咎也。我受直以應彼，需彼出錢。

以充其慾，此共其利也。何獨壟斷公利？邪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古今之通論也。抑亞洲人民概以煦煦為仁，以子々為義，知利人而不知利己，薄于父母昆弟而厚于友朋他人，而傲然曰：我能為仁，我能為義，豈不悖乎？有種樹師号無外，受官命看視公園，翁美鬚髯為人，真率襟度蕭散，不脩儀容，以風流自任。白屋三間，庭除索然。晨則灌花洗竹，夕則鋤園耘圃，暇則坐卧于書室，或繙花經，或讀農書，翁善俳諧，觸物感情，輒悠然長嘯。翁雅喜客，詞人騷流往々往訪，翁輒供茶菓。

撫鬚髯詢々款語而未嘗及于名利之談也或贈之以詩若文大悅余亦嘗訪焉翁出楮墨乞試毫余極拙臨池固辭不聽因題拙絕一首去

風光自是屬高人桃李梅櫻一樣新富貴功名非我願幽棲深占澗園春

後余訪翁見楣上懸一絕奇才逸氣是何人詩句如珠墨色新豈圖千紅萬紫裡翰林別有手中春書後云癸未夏日再訪園主人墨墨浦兄瑤韻以謝前日之辨抱石翁余且喜且愧復賦蕪作以酬抱石翁兼謝主人

知是奇才唐代人百花偏入綺篇新老翁清福又何必不羨東台墨水春

翁之居繞坐皆花妍其盆梅婉其瓶桃薔薇深紅色如猩血醱醲淡黃瀟洒可愛入室則清氛撲鼻幽香着衣焉然冬節陰氣凝結沍寒栗烈万木百卉無復生動氣此北地之所以不能競羨于南地也七八月交百花零落躑躅花獨點綴青松碧杉間淺紅深白太可愛余嘗有詩

翠嶂蒼波雨後天漫登丘塢聳吟肩山櫻落盡夏方半只有鶻花留麗妍

○藝妓

巴港藝妓別為二，曰土妓曰客妓。又分為二，曰見番
曰專擁土妓，概溫良而素樸，客妓多敏慧而疏通。二妓
各有長短，得失客妓之長，在於嫵媚，而其短在於輕
薄。土妓之得，在於原慤，而其失在於木訥，固不易優
劣也。然崇以歌舞飲啖為樂之賓，則宜聘客妓，而不
宜招土妓也。一以枕席溫柔取快之客，則宜招土妓，
而不宜聘客妓也。挑土妓則所願易々，說客妓則往
々受擯斥，然至於有金力運轉之妙手段者，吾不得
而，知之也。抑巧說相思，漫惱嫖郎，則客妓之所大長

而土妓之夔所不及，孰取孰捨，惟在遊客之所擇耳。
土妓之秀拔者，曰小勝，曰古乃，曰小春，曰照，曰百，曰
幾，客妓之翹楚者，曰小鶴，曰小万，曰小松，曰小花，曰
春吉，曰芳松。

小勝以長唄調著，小澤某女，父住臺町，貯娼為業，別
設支店于蓬萊町，小勝居焉。小勝顏容不甚美，而風
姿艷變，如深閨處女，譬之花真個一枝，野梅矣。是以
賓客頗眷愛之，人或說以春情，小勝不肯出，鶯語蓋
其親鍾愛之，常誠猥褻之事，云噫，既業貯娼，而志操
如是，亦鉄中錚々者也。

竹外梅花最豔妍。又如淨植泥中蓮。何緣阿妹不
容笑。樓袂情郎為憮然。

古乃容姿亦美。軀幹在肥瘦間。以義太夫調。著每對
賓客。言語舉措好。學都風。能裝新奇婉曲。時或露函
館。口氣動失體裁。余謂是待土賓。則可遇京客。則不
可。譬如邦人之說。西洋調理。於歐客。反取嗤笑也。
千嬌百媚弄。奇姿假面怕。人呼做癡。記取伏波將
軍語。畫來卧虎類。危兒。

小春天資岐嶷卓然。超越妓倫。既善歌曲。又入女紅
場。卒業容色在妍媸間。聞小春眷戀醫生某。久遂適。

其願綢繆纏綿。不啻水魚。

才藝巖然冠教坊。紅顏亦似一枝芳。誰言他意淡
於水。不測深情在。治郎。

照容止優柔色不太。白濃艷而幽妍。非一樹山櫻。則
半朶薔薇也。天資醇厚恬淡素。不勝杯杓。每侍宴受
盃。輒紅潮上臉。雙眸帶暈。婉然可愛。照嘗與狎客某
夜行人。謂為文君走相如之計。一時虛名大噪。蓋寬
矣。

淡粧濃艷可憐生。婀娜依稀一朶櫻。阿女元來温
厚的。枉遭生客立浮名。

百以常盤津調著芳姿妖豔譬之花殿春紫牡丹也
天資柔順怡淡不媚人百揄裾徘徊于綺席中窄步
翻々令人碎鉄石腸亦絲肉場中之花妖也

嬌柔無力倚盛妝匹似閨中新嫁娘白李紅桃當
北面梨園別占十分香

幾風神洒落泊然真率待客毫不修邊幅客之憂樂
殆如不關於意者客亦用是愛之云以長唄調著

洒々胸中意氣多不凝脂粉掃青娥搗彈嫌學都
城樣唱出純然巴港歌

小鶴資性通達有氣節以常盤津調著善舞為人白

哲使環涼眸漆黑所謂巧笑倩美目盼者也小鶴嘗
周游四方是以語言頗不圓滑云

兩後海棠是此人嫣然一笑眼波新緩歌漫舞婆
娑影何物觀來不碎神

有一活如來才力伎藝足以為梨園之領袖曰小萬
東京產為金仙樓烹飪店名在蓬萊坊擁妓容色在美醜間惟

其英氣真紅粉場中之驃騎風流壇上之飛將軍也
小萬卓犖不羈襟度爽俊毫莫嫵媚冶妖之態性頗

嗜酒平素辭色和煦溫柔如玉微帶酒氣則意氣跌
宕踈快劇飲酣醉未嘗辭杯杓嫖客或加之意輒詬

罵四出毫無避屈色要之嬖小万之客非如李青蓮
若我賴襄其人者則不可為敵而又不得醉鄉樂趣
也小萬居常快々歎靡知己噫何其遭遇之少也顧
若小萬不求知己於遷史遊俠傳中則不得展其胸
次也彼而永漂泊于歌吹海中豈非可閔乎然有小
萬則金仙名重無小萬則金仙名輕嗚乎小萬亦女
傑哉小萬素以岸澤調著凡樂府之事自雅曲正音
以至淫聲戲曲無不悉諳焉嬌音清暢太愜人耳
嬌喉一轉唱歌清鶯戀殘花花戀鶯醉放縱饒驚
李白玲瓏別有可憐情

小松以清元調著眉目清秀肢腰纖脩美風儀其侑
酒行杯優柔端莊如潤玉清水嫵客一見起恭敬之
心狎郎一瞥生畏愛之色故聘小松宜於公會盛宴
而不宜於淺斟低唱語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者也
聞小松已從良良性妬小松侍客席而移晷則良倚
門候之痴情可笑

楚腰細々曳長裾秀色端容壓妓軍縱有金屏護
紅夢嫉風妬雨奈夫君

小花才色絕倫髮如行雲肌如凝脂立如芙蓉新開
坐如玉山將傾宜淡粧宜盛飾老巧善迎客意然微

帶酒氣稍涉粗豪妓林之跋扈將軍也

清癯如鶴容止可觀者曰春吉春吉風神秀徹才藝

絕人善遇賓客大約妓流之侍客適意則善遇之氣

概少不相合則捨而不顧焉而春吉則不擇尊卑不

問賢愚無少無老無富無貧苟列座者款待周到綽

有餘裕是以罵者以止怒者以笑莫不得歡焉非備

嘗苦甘者安能如此哉春吉亦已從良云以清元調

著名歌舞之事一無不諳且乎執函館教坊之牛耳

也

自是教坊第一人新聲妙曲善娛賓休言容色帶

秋色秋色佳於二月春

芳松秀媚曼臉嬌豔動人軀幹在肥瘦間性極敏慧

誰為阿嬌下鏡臺東風早已作良媒品評畢竟擬

何物一樹大桃春始回

小定春吉女也芳紀僅超二七善歌舞未入妓籍客

或命之舞風丰素艷俯仰生姿一個可憐兒也

丹臉翠娥惱殺人舞腰纖細不堪春誰將二月東

風力開却寒梅一朵唇

藝妓居蓬萊廓者凡七十人居臺町者四十餘人今

不復敢錄也

○谷地頭温泉

輓近醫術一新天工之温泉化為人造之湯池曰沃
鎮湯曰人參浴曰加爾斯温泉名主攝養而實就焉
取快樂鮮魚可食美酒可酌藝妓可聘而恠夢又可
護也其他所欲者莫一不辦焉何便也於是乎窮境
僻地漸傲都會亦有温泉之設焉然文化愈開而人
心澆漓其名温泉者或至於不投和藥劑矣巴港以
温泉為業者若干戶而其浴室衣房往々不免粗惡
矣其精而美者則莫如谷地頭温泉也
是地一面瀕海三面襟山坳然成一平原坦路二

條縱橫區畫酒肆茶店點綴其間南有淺田樓西有
柳川亭北則接公園春夏交秀嶺凝翠百花亂開碧蕪
鋪茵溝水漸流酒帘翻風如招人茶牌晒晴似引客
羅袖摘青紅裙拾紫醉人扶車而去騷客曳策而步
有坐吟者有行酌者有岸帽者有橫傘者亦半歲小
繁華也若夫秋冬物光則飛雪嵌目寒風裂肌其慘
冽蕭索之狀不可復言也

温泉在谷地北隅其色玄黃而微温日夜滾々湧出
勝田某所發見某旅亭主人也住于西濱町初某請
官起廬舍于其傍以供病客澡浴之便既而開拓蕪

穢築門牆設閑館以為遊客燕飲之所而開烹飪業
庖丁在焉使婢在焉於是乎病客游人各得其便焉
而又庭前築假山穿曲池雜種卉木稍有風致於是
乎勝田之名大噪遠近蓋以溫泉善醫病也

海天稍明曉鴉出林各室病夫綿衾宜體未離床蓐
或催欠伸或爬癬疥適浴丁報道泉正溫矣病夫遽
起脫却寢衣直投浴桶有揩目者有磨齒者有俯而
沐者有摩面而呼快者甲問汝病自何年乙荅云們
既八年于此丙頓蹙曰亦苦哉

北海道寒威酷烈而瘴濕殊甚故患疥癬者續々輩

出雁樓麻質斯者亦不可勝數焉而溫泉善治是二
疴云有一人焉顏色憔悴衾在蓐是病樓麻質斯
也一客愀然問曰汝罹是疾何由大息荅曰們嘗住
根室根室地祁寒凍合非巴港比臘月堅冰封海漕
船阻絕居則楹坼柱裂食則魚菜盡硬不啻脫溺結
為冰塊也們居此地殆二周年而得是疾日夜服藥石
更無寸功家產為蕩一貧如洗思是念彼万無生理
矣問者亦悄然溫言慰喻之不止時一婢來報曰諸
君就餐

山色含暮靄樹影藏歸鳥一室五六巨賈圍碁已倦

環坐相語投浴乎已三澡就眠乎時尙早或吸茶或
 喫烟只苦無聊而已一人曰山肴野蔌亦可以一酌
 何如一人曰肴核且好奈酒醜何一人曰何論酒有
 美惡聘藝妓取一快樂而可也議終決急拍掌一嬌
 婢排掩障膝行來進曰何命曰有鮮膾曰有有珍貝
 曰有曰足矣一人曰孰與汝寶貝乎婢冷笑曰貴公
 勿戲閉掩障去既而杯盤漸具獻酬交起諧謔四出
 一座生風少焉三妓至曰小鶴曰照曰小勝連座傾
 體故露紅裙先操三絃一撥而調即和齊謳曰已追
 吉婚時乃為結緣期粧器具兮孰先遺瑠璃箱兮珊
れいのまじりちハあんをさだめの日をあらみ送る荷もつハ何とやうあるりのまをこよさんごの

瑚筍云々是為慶賀曲而玉樹而後庭華而葉唄而
 都々逸有一人頗籠絡歌妓此夜殊擇樂府最難者
 命三妓使謳歌之妓相矚攢眉大有難色而不得辭
 之強從其意舌淡調混流汗沾背而止及客散三妓
 相謂曰妾等從入梨園吹彈拍舞未嘗後於人如今
 夕之客其真惱妓才子也可畏可畏
 巴港土人喜歌能樂曲音調悠優有抑揚有頓挫盍
 然可耳細聽之則如琴筑徐聆之則西部鼓吹矣閑
 人相集開能樂會焉一人曰吾能謳高砂曲宜為吾
 聘佳妓衆曰謳能樂詎須絃妓曰否亦一興矣即命

婢召妓暫而土妓古乃排障來拜曰今日多謝側身而坐徐々擲絃先唱祝詞一人忽儼然改容謳曰高砂兮高砂兮山上松樹歷年多虬枝鶴骨帶老色堪拂樹下滿地釵延齡不帝若斯樹尚期壽康歲月嗟乎長久如是又何加言未畢衆各謳其所好有羽衣有鞍馬天狗喧々噉々恰如夕陽亂蟬豈有復琴筑與鼓吹乎古乃夾然不知所出衆終啞然轟笑而止

○割烹店

附書画會 漁民協議 圍碁會 忘年會

谷地南角翼然而立者為淺田樓規模脫俗最極庭園之幽趣樓之一面清池繞焉中央架一小橋樹竹

砌石裝點其間後園又植櫻數十株焉有別館步廊通焉簷楹蕭洒蓋為邀貴官大賈設也樓之游眺春夏殊宜東風解凍春日載陽則百花爭開芬芳薰人游魚躍池黃鳥轉樹當是時門繫寶馬戶停玉車內有美妓弄絃麗姝助盃焉外有醉人窟步見女翻袖焉絲肉嘔啞笑語嬉々洵為長春一小仙窟矣舉頭四望則群峯秀媚晴霞離披而公園櫻林一帶或如紅雲或如白雪與日光相掩映亦絕觀也
是樓構造地勢自適詞人騷客之游乃團樂閑坐扇風煮松濤嘗宇治之龍團喫千秋庵

果然後探韵分字以咏幽樓閑適之趣以述花鳥風月之樂則塵慮頓消世緣自踈而有驚李青蓮之詩泣謝惠連之句也亦快哉聞樓主人不喜淫猥狎褻之事故欲為鸞轉鳳倒者不來遊焉云

一樓鄰八幡祠者為柳川亭以蕎麥著其精而美為巴港第一而酒茶膾羹亦莫不辨焉堂室幽雅修潔櫺檻房櫳步障筵席亦無不華容焉有亭枕池沼六月交菡萏花開千紫粲然映波太有風致來觀者日以百數云

聞是亭為痴蝶嫁春之媒不知其果然否藻扁深處

幽絃斷續低唱靡々把手前膝秋波相洒何地娃耶何處郎耶可知流水情長落花戀春又非一昏一晨也女曰妾本生于某藩及藩侯解職妾家道亦頓衰頽妾翁以三百金為財本創海產漁業初歲出船於勇良拂次年卸帆於白老川幸而鮭鱒鯉魚滿載還驚之以獲大利自是每歲泛漁船於北海遂踰紋別幌別撈擇捉近岸抵千島豈圖巨鯨覆舟翁以下皆沈沒阿母聞之悲悼不已遂以得病妾獨侍湯藥未嘗解帶而家財蕩盡債主滿門妾一日從容謂母曰貧困如是末如之何也聞函館之地近來大繁盛船舶

四集商賈雲合粉黛特成貴貨妾顧吾莫花容乘此
時而航焉少屈身於歌吹海則為糊口之一助乃請曰
竢慈母病癒而發焉母雪涕云吾非不思之而有所
不忍焉今而敢言吾亦不肯辭也既而母疾愈而負
債大增矣妾乃因舊知遂客游此地實明治八年也
其間辛酸鹹苦難縷述之郎幸諒察焉郎徐吹煙熟
思久之曰請他日詳聽其餘蒞時一客在隣房啖蕎
麥頻々咳嗽亂其話次女怪云有野馬齒草聲
中村樓号金久在于會所町八幡坂上結構壯大樓
上一室極曠敞楣上扁壯快樓三大字石川溪鷗所

書真不負其名矣樓尤宜眺望船舶之出入徽幟之
紅彩群山秀峯之起伏凸凹卷萃于一隅是以夏時
游客來飲最多絲竹之聲日夜不絕焉

樓下則曲室牙房青閣紅瑣以為朝雲暮雨之地四
隣人定街衢寂寥耶蘇寺鐘聲與犬吠相應火輪船
汽笛與艚響共休當是時殘燈影暗角枕相軋私語
嚅々氣息喘々香厨懶猫為驚睡眠天井黠鼠時催
潛聽果是何痴夢也郎頻叩唾壺女連搖團扇曰今
夕暑熱殊甚郎豈不煩乎曰苦此炎蒸非天為汝為
也女忽拋扇曰郎真個太憎生矣又有幾多情話編

者不得而知之也

俚諺曰熱湯トモトスグ下レ燕ハツ頭ワスレ忘其熱余觀京妓客于此地者有多少情事也負莫大希望也或為父母或為情人其所由千緒万端而出乎勢不得止也北海朔風真可畏焉孰不慕柳橋明月耶絕島深雪洵可厭焉孰不愛墨江春花耶宜乎其欲解羈約而歸京也善矣其願雪身心而見父母也為之奈何謹儉以貯千金而已然而一投于北海則忘伏薪嘗膽之憂放肆以失志驕侈以重愆永曳尾於風雪淤泥之中而終不自悟者比々皆是嗚呼亦何心

也諺曰地易而物換人慾之盈虛其如斯歟

豐川橋畔巍然而崇者武藏莖樓也樓本為娼家今為烹飪肆兼旅店而結構經營依然如故傑棟百尺峻閣夭矯屋上積土作一小庭雜種松竹謂之鈎庭而房闥欄廊或迂曲或直突閨閣縱橫檣檻上下繡栢藻梳悉盡裝飾文檠華梁頗極意匠而別室弘敞廖廓澗有餘裕樓雖業烹飪而酒食較粗惡然要官貴紳自東京至輒館焉盖有所利便也樓又大類于東京待合茶屋書畫會於此漁獵協議

於此圍碁會有焉詩文會有焉船舶新造式有焉中
保懇親會有焉

會主開書畫會前數日以新聞紙廣告之而又印刷
小牌中載畫工書家姓号曰會主某曰春兩曰溪鷗
曰翠庵曰狂濤曰嘯山曰何曰何曰某月某日於某
樓催書畫會江湖諸君其忝在駕乃頒之於騷人墨
客間

會日午後一二時傘影交加衣香撲鼻或車或徒陸
續入門來潤樓之四隅或列或群畫工在焉書家在
焉各右硯池左水注連紙筆頭巧施采色有畫幽蘭

依頑石者有寫鈎人戴簑笠者有描五六閑人圍碁
之狀者有摸二三逸士試新茶之態者雁字之橫蒼
空鶯兒之轉樹梢白鷺之立水雛鴨之眠沙或載之
于帛上或寫之于楮或于花牋或于扇面春山之媚
明秋水之清麗夏雲多奇峯冬嶺秀孤松亦復異態
殊形不可得而名狀焉筆痕洒落字々活動者則擬
賴山陽也毫端雄渾有風雲姿者則學東湖也或嘗
王逸少之糟粕或仿顏魯公之皮相又一隅相集頻
舉酒盃高談有擬孟嘉落帽者醉放有摸叔夜玉山
者雖無絲竹管絃之樂而亦風流境界之一大快事

也

一室十有餘人相集或抱膝或捫鬚或塞目或搔首
有啜茶者有吹烟者默然無語恬然有思其狀似一
群神經病者是騷人詞客之開詩會也一人竊謂吾
幸得庚韻今日必為詞壇將軍一人自思吾已得先
韻必為詩城先登一人潛歎曰吾不幸得看韻憾為
他人所輸一籌各攪神腦搜枯腸欲以獲傑作所謂
句不驚人死不休之意歟聞唐賈島嘗得一聯云鳥
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島欲改推為敲行思之途遇
韓愈來問而右意乃定矣然則詩人之好苦痛良有



以也乍聞絃歌發於隣房其音瀏亮清絕謳曰我戀

情兮非亂髮欲結束兮不能結戀情亂兮無所達衆

投筆曰咄渠言大有理急呼酒邀妓盡歡而罷聞韓

愈有嬖妾白居易有娼妓杜工部有戀姝蘇眉山有

昵婢然則雖文士詩人不假粉黛則有所不可歎呵

呵

別院有八九碁客默然對坐子聲丁々然是土豪乘

暇來開圍碁會也有勝而喜者有負而愠者有張正

々堂々之陣者有行神出鬼沒之兵者有死而未死

者有生而未生者有陷死地者有隱散地者有失輕

進者有得於重退者運用之妙天機之動與夫成敗
利鈍所由則有不可得而端倪者焉

一客某連取敗乃盡餘力以當他一人目皆盡裂眸
子愈昏及黃昏忽有一書信至其不顧視之頃之樓

婢來道貴公報書奈何某領曰善婢問貴公未開緘
而善抑何善耶曰善婢曰貴公勿戲曰大善婢乃報

使人曰貴家公三稱善乞還報之使人謝去某深夜
歸家婦將分娩漸移時晷大煩苦穩婆撫其肚腹醫

師盡其手術其大愕曰嗟吾不知之矣諺云蒼者不
逢父母瞑目盖有之矣呵々

一客与好敵手相當臨終局將勝某在傍觀焉會敵
手且誤一着啞然助之客性愒急乍舉空拳扶其頭
怒氣勃勃面某徐曰當局者迷傍觀者審神色如
故一坐服其沈重

羽觴易主談議更端一人曰吾連年取失敗今春窮
乏殊甚然楮幣無脚而天公無私且諺云人間万事
塞生馬也貧富榮枯猶四時循環庸詎足患乎及此
秋則吾欲賊船於國後島以博沿海之大利不知諸
君意如何一人曰吾客歲占多少之利然債主麇集
悉攫粉吾囊貯去妻訴凍兒啼飢所餘惟有晏波先

生 晏波支那人久滯留函館者民家漁戶其扁題殆遍 之一幅而已然則益亦損損

亦益寧如莫損益歟甲云吾往年欲試鯨獵乘脆舟挾大山超北海到樺太西岸何圖風濤大起瘴霧四罩漂泊于海上殆四閱月遂獲巨利自是滯遊于蓬萊廓 下詳 盛宴大嚼概無虛日當時遨遊亦可想也然而從積石條例一出來頓失其利如今春借財如山頸且不回噫亦何報應耶乙云吾已欲泛臘虎船于千島然債主不贊我我因循在此諸君盍周旋諸一老人在坐隅呼曰諸君何徒吹口哀想也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乞少傾耳於吾言抑諸君之所以至此有

故也初政府以寬大之仁貸與諸君資財以計畫諸君之利益則一欲輸出北海物產以防外國輸入也一欲以保護諸君之財產也而諸君私公恩蔑公義以爭涓滴之地以規一己之利犯他人之利權而權諸方之漁場終釀仇怨至煩有司是不獨同邦之耻乃貽笑於外國也諸君盍少自省察夫一力不如十力十力不如百力不竅吾言也諸君何不戮力以組織一社也於是衆議一次滿座喝采拍手而罷時已夜矣一人呼曰聘藝妓乎皆曰可哉頃之二妓至曰幾日小萬此日二妓既見他賓聘滿面帶醉譏刺

詬罵衝吻出衆矚目不肯動幾素有奇癖乘醉善掣客
耳朵有一僮客試以漫言嘲弄幾幾乍起攫他肩頭
而倒之跨其肚上把耳朵而掣之客不堪劇痛不覺
絕叫曰請恕請恕幾緊執不措客欲怒不能怒欲笑
不得笑苦甚他賓又自旁嗾之客不堪憤恚蹶起仆
幾拳撲其頭雲鬢半亂角鈿倒墜幾亦憤惋罵不絕
口他賓和解之而止聞杜預有左傳癖王武子有馬
癖褒似有裂帛癖楊太真有睥睨癖而未聞有掣耳
癖若幾其人者也亦癖中之癖哉

烹飪店在于蓬萊廓者四樓曰中島曰金仙曰巴港

曰中村
中村樓亭榭矮小以雞肉著遊此樓者非主節儉則
涉吝嗇之客也其酒食價太廉而味太美是以其名
大噪闔港

五六士人左顧右瞻團欒環坐適屬空腹肉美於常
時酒又特醇忽能忽醉一人曰我自辭鄉關風梳雨
沐嘗多少艱難而素志未成既踰自立齟徒恨亦何
為乃決意來于此地欲有為焉而時機未至故碌々
屈身于校舍耳且當維新際則攘臂罵英雄可也揮
劍慷慨悲歌可也在今且則孰不謂之狂誰不謂之

愚故我斷然決志曰寧低首掉尾以浮沈于官海而已一人曰君說極老實然吾未能服焉僕竊考宇內形勢莫如主張自由權理也君觀彼幕府時代視庶民如土塊斬斫卒如草菅嗚呼何其殘忍也天地雖大踟焉躑焉六合雖廣偃焉僂焉遇輿馬則畏避見鎗刀則怖悸豈有復人間權利者乎豈有復社會自由者乎吾輩幸遭聖代逢奎運坐則讀文明史起則繙經濟書細察其所說英米佛露皆莫不自由權利焉僕今雖伏北海而英國會開設日也若得為北海全道代議士則不亦人間至榮乎故僕有暇輒繙歐

史以窺養成政事思想不知君以為奈何曰何君言荒誕也君而得為代議士則僕惟有蹈北海死焉耳復何面目浮沈于官海也一人曰吾目的在於水產蕃殖請挾他日論之一人曰吾所望在於墾闢異日此其意見一人曰夫事業成敗利鈍雖諸葛武公尚且難之况我輩白面書生吻未免乳臭安能說天下大勢哉而今傲然開口輒曰開設國會也皇張民權也誘掖教育也實行經濟也自由貿易之勝於保護海軍擴張之急于時務噴々不措是何異於聾者之想鼓樂盲者之測日月乎螻蟻當啗我蚤虱當朝我

焉且夫人生如傀儡光陰如流星諸君盍共盡歡樂
於是劇飲酣醉歌曰雲耶山耶吳耶越水天髣髴青
一髮吟未畢一人又詠曰人觸斬人馬觸斫馬一人
又謳曰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一人曰宜召藝妓
皆曰大善忽而兩妓某々至上座先唱慶賀曲一客
性頗儉嗇耳語他客曰了而足矣蓋三拾錢也某
頓蹙云投フイ曰此座可惜遂以三拾錢為纏頭二妓
齊謳曰聞猶可愕夜塵樹無抵きつて呆まろむにせう花本根うるいねの木五十五せん稚松直半圓眾喝采
拍手曰艷哉此曲二妓相目只掩口耳既而盃盤狼
藉眾皆昏醉有呼水者有噴沫者有鼾睡者有嘔吐

者有一少年不太飲酒宴半起之廁蓋有胸筭也某
妓ソマレトル搥裳隨焉少年時鄰房亡人竊召某妓曰吾有願
可得聽乎曰妾雖不敏死且不避况郎願乎少年曰
汝言頗似舞陽侯口氣真個可憐人乃出三四幣於
懷授之妓又默然任其所為不知瞬間有幾多痴夢
也是蓬萊夜深娼樓鎖烟管笛數聲狗吠四聞之秋
也

巴港樓與中村樓相並樓以鰻鱺鳴亭榭雅潔酒食又
佳有擁妓三人曰宮吉曰阿福曰万吉
暗送秋波ヲ港把客手ヲ藝妓默訴戀情之態也然不觀

其辭色察其舉止安能得洞見其方寸哉是以賓客
往々有失于倉卒而受反目者焉有主退讓而誤時
機者焉紅粉社會之交游不亦難乎

有一土豪性多慾數就樓飲一日來召二妓某々
一妓眇一目善媚人手持三絃口弄嬌喉或搯幽絃
以謳追分或彈水調以唱夕暮或翻錦扇舞梅春或
撼細腰踊紀伊國而每艷詞迸唇淫曲上絃輒送秋
波以挑客其狀欲言而不言欲語而不語惱殺僮客
治郎去客自擬業平又似光氏意彼真個戀我然殊
怕他人乃送秋波以徵異日之艷夢也此妓業已寄

情于他一才子而何復慕推樸之士人耶客未之知
也先入隣房陽眠妓以為好機會亦起入房斜據客
背低聲曰尊公過酒量乎抑患頭痛乎曰乞首肯云
之片字豈有他也妓陰厭客有狐臭而陽見戀狀羞
然俯首客墮涎滴々點于嬌臉酒氣蓬勃衝鼻妓乃
拂衣而去噫土人之無風致何一至于此也

中島樓結構極佳潔綺房綺室廣狹小大各得其宜
大而廣者為宴飲之場小而隘者為釀雲凝雨之室
有浴堂焉是鴛鴦浴波鸚鵡容翼之地也有一標郎
會屬土曜日在家無妻不能遣無聊欲投娼家則殺

風景欲訪私窩則恐徽臭而游意勃々莫以制之乃
拉一友來飲遂聘土妓某是欲達宿思也郎既酣醉
而情慾尚依然况於賭某口弄嬌舌腰搖嫩柳乎時
其友亦大醉而睡郎乃誘某共俱投浴某紅顏鮮妍
肌如冰雪芳草軟芊掩映水底郎春情如燬急緊擁
之某事出倉卒無由逃避大呼曰尊公何為乎適浴
丁來視溫度愕然曰啞啞々々
醫生某頗長于花柳之道每來飲于此生雅悅土妓
某宴游追隨概無虛月妓意亦不在他客而獨在于
生一夜風雪續粉行人絕跡生與妓共一傘巾蒙半

面徒跣掘衣相携來警吏過焉視大異之一喝誰何
生曰我脚吾行孰云不字查公害往來安亦甚吏遂
勾引二人于分署多方鞠訊竟得其實云

大雪飄風人定時一雙蝴蝶影依々街頭明滅查
公燭照破綢繆無限思

有一土豪恃富財屢迎某妓于此妓東京產姿色端
麗舉措敏捷土豪大寵之欲購為小妻一夜宴飲已
終擁某入六回屏裡去時方午夜鄰房幸莫一客在
土豪咳一咳徐問曰汝來此絕境抑何由也某以為
奇貨可居默然未應把煙管吹一吹分半煙授之土

豪明眸蹙波，微笑曰：妾之來于此，蓋多故。妾若仔細說之，話兒未了，卿已厭之，不如不說之，之愈也。土豪曰：吾豈附汝言於馬耳東風哉？曰：方今妓流多輕噪，浮薄之徒，恐卿以妾為其流亞矣。曰：何敢勿復疑。曰：妾本住于新橋竹川街，揭名妓籍，既而與朋輩生隙，不得從事于歌舞。然妾廢業，則雙親涸頤，忍耻辱乎？嗤朝日至，謗訾蠅集，企商法乎婦女伎倆，莫以養一家。念彼思此，憂愁百端，腸日九回，乃謀之伯父，決意遠踰波濤，來於此地，復揭籍于蓬萊廡。然如妾素無惱人之色，無悅容之技，劣把三絃，以歌夕暮，時翻西

扇以舞，老松而喉無，清朗之聲，腰無弱柳之姿，徒學飛燕輕體，空仿西施顰，是以時或侍大賓，輒來嫖客之嗤，受醉漢之侮。此時辛楚，復向誰語？其可語者，惟有尊公而已。間有顧妾者，非田舍漢，則惡少年，豈有多情之客乎？豈有深仁之人乎？巧言如簧，百方佞士，豪何知此？是一片之騙術，而防不日債期之策也。語未終，其良人訝其辭，宴太遲來，迎私召某於障外，頻促歸途。蓋良人嫉妬之所致也。其欲語其意，奈土豪在樓上，呻吟獨坐，何復待杯酒？良人且恚，且叱如嘗不知，其臆算者，某不得已，告良人曰：家公善聽之，妾

已卿卿豈有他心矧彼儉肥大如豚醜陋如鬼焉有
妾戀彼理乎哉然彼家產富贍故妾欲誑之以獲百
金而充明旦債期也家公何不悟之言了淚潛然下
土豪下階之廁倚聽知了那話柄某未知之也匆匆
復座豎隻膝露半股把煙管喫一喫分半烟於土豪
云失敬多謝土豪既知其狀而為不知曰深夜來者
何人汝情夫歟將妓了歟曰尊公勿戲今儕輩中有
些紛爭价了來報也豈有他哉勿復顧慮言了倚土
豪膝從容說曰妾將有所請何如曰汝所請命且拋
之矧其他也某仰觀曰啞囉嫌的曰嫵即止矣某稍
イヤナラヨスハイ

改容曰尊公休戲曰何請曰妾義姊新為妓將行播
名式妾不得不任其責焉而裳衣纏頭其他經費自
非七十金則不能矣妾力安得而辦之尊公幸無餘
惠焉土豪心既疾其陰險佯應曰大善吾為汝辦之
明夜復來于此乃去某以為得計時東方漸白啼鴉
呼阿房及期某來問曰吾尊公在乎曰否某即作艷
書贈之土豪土豪報書曰我有荒神安能陷於妖狐
之術中哉某茫然失色而已

夫旅妓之來於北海也非備嘗辛酸者則不敢焉而
妓輩或謂以我才色游此地以我婉辨接土人有不

得富利之理乎哉衣錦歸鄉猶濡手握粟抱寶省親猶囊中探物也是以往々輕其身譎詐欺罔傲然自喜而不知有若土豪其人者也為客妓者何不自省也

金仙樓造構頗精麗回廊回房綺窓繡櫃整然錯然宜于宴飲宜于宿泊

是樓又為花轉月痴之媒灼云蓬萊人靜仙洞籠月蓋賈聲杳按摩笛寂惟有濤聲觸耳耳方此時繁絃已罷急曲俄絕是才子佳人相倚語相思之秋也男曰今夕吾所以伴若于此若知之乎女曰不知曰熟

慮之復舉殘盃妓羞然低首曰妾稍度郎意將莫同乎曰若且言之曰不敢曰然則我先說吾意曰吾自客于此地已七表褐然而與若相知洵不淺々或同櫃浴于溫泉或同車游于尊沼清風之夕携手明月之夜雙步時伴于劇場評美優間會于席亭觀雜技水晶簾裡催淺斟雲母屏中試低唱共為沈香亭北之雲俱為長生殿裡之雨吾既戀若若亦戀吾是果何黃緣耶吾不日將還于東京而不忍捨若故敢告焉不知若意奈何女大驚啞然暈絕男急掬盃洗水令卸之拊背者數女漸開眼徐曰郎意何其厚也妾

之欲歸京亦久矣今得從郎見父母何幸過之言了
直摟住男手低聲曰可歟男曰云然矣蓋溫柔鄉裏
隱語也既而厨鼠發數聲云啾々
飛雪繽紛風色黯淡家々多事人々鞅掌債主東西
馳借人南北奔送臘之計未立迎春之策尚非悲歡
交至一年又將改曰光陰如箭思也曰少年易老痴
也蠢爾人類焉得抗天步健行也哉不若賴麴生以
洗胸中芥蒂舉白傾榼以傲睨乾坤也韓愈嘗有句
云破除万事莫如酒信乎言也此忘年會之所因以
起也

群賓團欒羽觴如飛絲肉嘔啞言笑謹譁是官人之
開忘年會也有八字髻有于思髯有長身有短軀有
面顰者有鼻隆者有著紉袴者有裝洋服者髮之豹
白映紅燈顛之禿澤耀銀燭焉追分謠起于座西隅
都々逸歌發于榼東角陣句向終義大夫又始一方
拇戰連起藤八取敗柳拳收勝或為演說或謹雛妓
千狀万態不可方物有一少年咏曰正是嬌姿二八
春明眸皓齒茜裙新誰言解悶莫如酒爭似佳人開
笑唇又吟曰寫真鏡裡鴛鴦盟傳信機中蛺蝶情春
夢一場猶未覺已聞秋雨賤梧聲著者一時戲作不

圖被風流男子知問時而無辨筆善者一辨風林不
 矣源又今日其真與野實實盟新計對中矣故附春
 春和和和益善許滿語言藉問其以既序以對入風
 千地已積于下古州虎一少平也曰五五辭事之人
 辨聲並吐辭八軍軍所奉為德為德所德是德德是
 惟以對德幾于幾東東朝日德德為天夫夫德一亦
 自難地德德二亦新朝德德高也分德德下德德
 西皇帝亦亦德德亦亦德德亦亦德德亦亦德德亦亦
 開源平會也德八下德德于思德德亦亦德德亦亦
 函館繁昌記前篇終 終內即即言矣難辨長言入之

